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聖訓輯畧卷二

君道二

養 聖躬勤論政博孝義疏

章綸

一卷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
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一身身安則
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
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
臣恭惟 皇上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
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宗祖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

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恃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玄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天地宗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深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聲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監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戒監後世不可得而掩也一勤論政臣聞

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臯繆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

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勅諭而有勞招
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列聖爲法
每退朝之後許師傅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
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
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一
惇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
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
孝弟者自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
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
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

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親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 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

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
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
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
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孝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
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不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
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台妃之德風
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為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
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為皇太后是固所以

正大禮明彛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
竟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
之位不可以久罷伏望 皇上復 后汪氏於正宮則皇
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
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如 皇上推念同氣猶
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
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
殆見 天心自向災異自彌而胡虜不足平矣

條陳時政疏

尚格

一寸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自古人君崇正

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危亂之憂
載諸史冊歷歷可睹仰惟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
留意佛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爲議謂內府一
次脩齋街市一次搔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伏望減去內
府脩齋如遇節令止於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二曰謹命令
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近來聖旨行於光祿寺內府各衙
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僞將來之弊有不可言
伏望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官傳旨
庶幾命出於一而事可稽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
天地之氣交則為泰不交則否往古事監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論議政事者君臣情通
政施以和今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接大臣於便殿
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廢物自能洞察四方
將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伏望日御便殿召忠直有識
者尚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
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必詢於衆則聽覽熟
矣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人君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
人心服故欲服人必先慎賞罰慎賞罰尤莫先循舊典
守成憲者直以舊言謂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
無功而冒官職者多此非舊典也有罰不該充軍而充者

罪不至死。而此非成憲也。伏望節賞慎刑。惟德與成
憲是循。是則公道彰。五曰納諫。諫夫日有萬幾。而事有
萬變。非盡聽將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拂
美成。湯傳說以從諫則聖。聖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者亦
必以聽言納諫為首事。伏望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
虛心屈已聽言。臣言勿逆其功。直勿忽其過。違苟有當
理。即賜施行。如此則下情得以上通。六曰勵官守。古不云
乎。臣作朕股肱耳。目是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非股
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
目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

事多因循或主於承承而嫌於盡拂或直行己意而不加
斟酌或急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下人將然而感動人
變而爲怨或時時苛者凡遇事有不使究再三強暴非意
爲之而耳目著於首領民爲常恣民感者即使爲本守循
以爲之而後或普而後安之曰恤軍民者曰民爲邦本
而邦本固則力以爲之而後安之曰恤軍軍民相資邦本乃
固也來事貴商賈而重農者曰農爲國計曰甚一日若此
者天下皆然而重農者曰農爲國計曰甚一日若此
以爲生也前日農者曰農爲國計曰甚一日若此
罪責重也前日農者曰農爲國計曰甚一日若此

營草場使官軍使於牧放減退勢家庄田使百姓使於耕
種其有巧立名色科歛括剋軍民財物者乞嚴加禁治如
此則軍民各得其所凡此七事實出與論言之似煩行之
有益伏望 皇上斷自聖心而力行之

再上時政疏

商略

臣嘗舉政事之當興早宜廢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
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
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
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無以賞犒早涉飢荒何以賑濟故
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爲本近年以來 朝廷貨財多爲下

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
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多估價直又
番僧授職在彼土官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
鄉人近來近京間住者徃徃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
法王等職一紙給與金印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
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
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
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詣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
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帶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
貨帶番僧陞官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

印信合令查收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奏發遣如此庶事
體得宜財無妄費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留
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
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
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
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玳瑁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必取於
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十倍
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况水陸萬里人犬轉
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良由有
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

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燕得之六臣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臣不敢遠引前代代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周知洪惟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皇上之心即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魯望明詔在廷文武群臣

凡政治缺失悉陳以聞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用之不當必致陰陽參災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仰惟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含冤死於刑獄者乎此在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謹選請練刑名

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
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力役惟取
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鼙鼓緩工
之仁建靈臺而有庶民勿亟之令於者脩建東直門城樓
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害既深且廣雖
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
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典作緩急除城樓城
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止臣等又見往年西
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
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

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塍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子粒採打未完草束或開種蠶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言或將廢裡積蓄糧草遣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在官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糶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曾自奏毋得視爲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克實

庶不臨期悞事至如遼東拜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
邊方去京師密迤往年朵顏三衛爲我藩籬雖有鼠竊狗
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既被滿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
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進南至紫荆
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通年點閱承平
日久未免忽略合 勅戶部奏遣歷練臣工分投前去會
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
逐一檢視該脩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
以爲經久整點煙墩脩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
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

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
不至緩不及事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
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
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
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存恤糧運不繼欲天下
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
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
巡撫官而雲南其應獨無合推選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
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
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事向徇有負委任

政治終始

彭韶

昔唐太宗特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氣比直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東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亦爲此臣伏見陛下至聖

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以時裁正俾飛倫攸敘則陰
陽不調災害不彌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
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大小名數將
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
科少有加罪所求則得所請輒從此嚴防之意未終也夫
貴近之臣人所畏悼久預外事使成輕重臣伏見陛下
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
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
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
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

諸人爭求環異以克進貢海內臣庶皆有懷心茲者又
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此
持儉之德未終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
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庶而民足今剝取
軍民之財以克貢奉之名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
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
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
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
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
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

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
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未終也自古平治
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
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
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

時政議

蔡洵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
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
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
之事計之或者庚癘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

可伏天之意其爲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
來上下寔安然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
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
歲役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
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 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
綱既振 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
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 清寧宮災 皇上躬
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
以 皇上所得小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
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已

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
奈何論所指曰其爲姦之首其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
至其所貶遂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
一事 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
况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
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
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
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
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
君父之大事所繫未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惡至

凝土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
之地而宦官斯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
民膏血所萃也 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
乃多覓 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
衛民虜騎一至而遑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
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
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爲足慮前世草茅間英雄往往乘間
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
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
吾紀綱以揀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

有罪必罷此紀綱之大機而 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
嘗在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
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
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
樞密使杏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喪乞全其女命唐
宰相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杏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
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况以今日堂堂天
朝幅員萬餘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
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也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
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蓋盛華熙豐弊

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
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持
以爲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鏡一按誅敗
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倭項之間自後
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脉舉四肢貫
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
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
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末而後有明理
之功其指要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
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九深

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特訓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特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當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危甚其當揀爲尤甚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旣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弊益足

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
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宣恣之逸遊非
親得雋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
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
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
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
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
矣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
敗於北漢乞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
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

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
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挾時之急
務也

培養聖德疏

章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煙火等詩以爲上元玩樂之具臣等
竊議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
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
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倅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
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

言而遂獲節令晏樂每歲常例也一聞是臣之疏而隨罷

頃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

耳聞未嘗不稽首稽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

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所不爲則煙火之事決

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

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手

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覩兩宮母

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

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爲樂哉况今兩廣弗靖四

川未寧遼東雖已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

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
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
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
無所出可爲寒心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此正 兩
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
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口供奉文字然卽僅
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和
蘇軾之教坊歌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
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請習六
經師法孔子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

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古之帝
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
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待肆之
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
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几侈靡
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几侈靡之色皆抵隙而
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竝立若曰上
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 聖明
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人曰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若如此一事厭常而新之念起則他日之甚於

比者將無不至且添器之作何損於德而弊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出則絕之露臺之費亦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若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伏願寬容鉞之誅採蕙苑之語將此煙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祝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

正君心以培治體疏

李三

切惟天下之治在於君心之正君心正則萬事理矣 陛

下嗣守太寶二十餘年資鴻儒以爲輔延史臣以進講其

於正心之說無不明而念慮之間亦無不正矣但人心易

私道心易昧操之以私攻之以欲求有不善其真而失其

正者况一日萬機心不能定事何由理 陛下欲求正理

先辟邪心如神仙佛老之說燒煉脩養之術私外戚納女

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之屬皆 陛下素所游惑者也加

以宦官宮妾左右近習有欲苟慕富貴毀傷身家而誘之

以蕩上心逢君意則以物交物以非遂非心能正者嗚呼

幾希自今 陛下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禮異端絕而不談

俯煉置而不講聲色非理不可通也貨利非義不可殖也
外戚不私女謁不行奇技不尚馮巧不作而使嬖倖臣擯
斥之驅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道大開言路款納忠良然
後此心不為彼所動而正大光明之體不失矣以之宰萬
事制萬機無不可以之體厥職福蒼生無不可由是以
澤天下而齊裕後世矣故臣以此為人君當脩之首務也
其曰篤恩義以親宗族收宦官以重任使惜名器以杜僥
倖絕珍玩以遠盜臣別賢否以隆治效撫流民以弭大患
恤畿民以固國本整遠備以固藩籬納諫臣以施實政皆
正心之所推也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
事而已人曷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聽或不能
無蔽也民曷爲而不安平乎守令管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
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
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
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盖由
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
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屯於
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

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寬恤事件公然廢
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
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
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
之奉行而小民無從知悉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
上特降 勅諭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
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屬
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屬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
有當爲即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姦有當禁即禁之而毋
以強禦爲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則所謂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者庶幾可冀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爲
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莽年之間不聞直
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叮嚀戒
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陳善之遠
圖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無不盡職舉
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賢事必聞而
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
道固非一端振其頽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
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
而折之甚易敢言政爲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

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取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東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柳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絕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奏元罪黜以爲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

解以卷直臣之氣周易參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
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卽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
曰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卽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皇上清明在躬傳心之要
得之舜文其於脩己以安民脩己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
所爲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宸聽不勝兢業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切惟帝王爲政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
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
所忌而僭奪與權分於上法玩於下雖堯舜爲君稷契爲

臣徒弊精神何益治理恭惟 皇帝陛下英武夙聞仁孝
懋著 祖宗之業在此中與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不
必絮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先提絮
無由舉張往事難追多言徒咎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
爲 陛下言之且 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
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廢責歸無城
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廢入權移內侍
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
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
巧爲讒謗遠遣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

正如心腹之難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
渠魁明彰 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
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
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
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逾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辨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
不恤 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
雖小嫌必深鉤鉅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
廢體統蕩然家俗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
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

憲貴伴必懲家強罔赦庶臻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
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
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救化大行無咨
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中自許年力未衰尚
堪効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
蕙優才識論其全德容有小疵要在良工固當大用伏願
陛下起竑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
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
惟茲臣庶不盡席席位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轅
下之駒偃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

非每託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
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奮斯爲下品
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群察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
耻固上營私遠天嘉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
少勵上風庶彰 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勅以溫詔感其
良心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况上化下
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詎諧之臣以武帝爲君力陳規論守
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弔勉忠良之列
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
則位不才官多稱德况古昔聖王懲設木自來誘議

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盧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遠近駭聞莫不驚駭伏願 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

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是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釋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司導以盡其情識寔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加其意諫諍無險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獻謀可采者獎其情而勿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

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正草茅新進稍無怨讎豈不自謀率爾狂賴但思臣之於天子之於父吉凶休戚實相關隱默諉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萬心求

陳言治道疏

賀欽

一曰咨直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爲君之道欲盡爲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

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爲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 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

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
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
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爲已知而
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
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今日
經筵勸講之臣其爲真儒耶抑爲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
積誠感動開導有方涵養 聖賢薰陶 聖性開發聰明
進德修業何憂 聖學之不成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
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讒譖
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

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陛下今日於直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爲治莫急於求賢六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爲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廩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爲士夫

之稱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
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
朱英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
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授以翰
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
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
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
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
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
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然絲毫不苟而

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爲正
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
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陛下察納
臣言不爲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
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毋養未終果不能出亦望
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道興利除害之
方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居而其道則行
於朝廷矣况其所知必有才良行修悅達治體者陛下
下令其一舉之以克國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治隆
平哉大抵賢才之生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

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爲世用矣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陛下再諭内外大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爲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餼卹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頌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

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 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況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

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
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
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
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
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
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
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
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

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雋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
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
帝王同條共貫宜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
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
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官輿衆多作
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賂招權壅官鬻獄文武將多出其
門氣凌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
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
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喜泰
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

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
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肯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
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
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獄流毒邊徼或忤寵招權納
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弄府藏此
其陷君誤國害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
之靈 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
遇 皇帝陛下遠邁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濫政之
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

故不使在側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爲之主也雖然臣於
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
發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求絕方來之
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祖高皇
帝祖訓九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未許
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
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
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殿訪事
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
姦究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

聽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塗髮奈蔽姦賊官吏
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
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况其假公正之迹遂姦
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
之姦賊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遺禍於久遠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生問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道
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九有姦究足以關防矣今乃處
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姦壞兵政殘害軍民將官之
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
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

私黨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
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
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幹
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
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邀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
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
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
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
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
官歆以防姦而顧爲姦究之地陛下猶可以爲心腹而

倚任之乎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君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耗鷄鳴晨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遵 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詠 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上之道近不違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

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群臣并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
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歆 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
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
之道不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官之黨陛下
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
義果有如呂強張永紫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
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歆 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
矣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
為先風俗善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

難而爲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三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遠聰明日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頽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克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體聖心故奢靡不律者多違國法備禮之制僭擬朝廷尊禮之奢十倍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是皆頽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

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騷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爲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爲木主者少而懸紙燈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爲萬世之成規柰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祗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爲廟宇妄爲形貌而仍用 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妄爲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賤盜娼淫皆得僭越

誦濟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爲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
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靜之物
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荆爲十代閻羅之形剉燒舂磨
之狀以惑亂萬姓候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羽之廟祇
宜建于生長之方有功之處豈宜通祀于天下若以爲關
羽平生忠義我可爲世法則古之忠臣義士較功德德而遠
過羽者多矣何獨於羽乃宜如此哉又如真武本爲玄武
宋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
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爲廟宇塑爲人形別作龜蛇名
爲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

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
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
成風歎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
兢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朝廷
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
王化固守夷風道及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
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
其多樂廢之弊尤爲不少自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
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
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

愧耻失人偷淫邪鄙陋之徒建武三代之典禮者果用如
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
宴享之間其惑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
和坊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
類多淫邪戲慢之爲所謂代變新聲妖淫熱怨道歌增
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胡元以
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
以爲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
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武堂飲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
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家亂民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是豈

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好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聖朝當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觀。因尤勃然興起若毒肉朝周而爭山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為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為天下之陷阱耶。況此等娼婦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豔之色照耀路道。故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况膏粱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情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庶耻既無容財耗盡上不顧父

毋下不卹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強者
至於劫財殺人不畏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
禍可勝言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
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
不全其倫凡此媿倂同為陛下之赤子也柰何以禽獸
畜之使其子孫永陷聚斂之惡而略不傷憫之乎恭惟

陛下有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
教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
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
昏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

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
乞命 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
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公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
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
揆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
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高德教而使之行禮
汰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凡今俗弊一一痛革
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無非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
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
劇決可革者則普為定法而求其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

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爲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耻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爲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杌隳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祖

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楸而養楸棘爲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楸棘而爲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踵訛爲孝則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竊政者不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爲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爲是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保治疏

陳音

一曰養君德臣間養德之要莫不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祭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款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

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爲
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
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如養病翰林
院脩撰羅倫編脩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特不得施故托
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其所學醇正
所養充大臣願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
元禎復爲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
日臻矣 三曰刑言路臣聞明目達聰度治以熙從諫弗
拂般業由隆今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
者有擗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吾蘇等復

其舊職以彰陛下天地之量仍勅自今臺諫凡政事
得失生民利害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來
言以誠事無飾辭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 四曰闕異
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汰
王者無不善可述稱真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與
濫溢臣願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
備造寺觀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
而民興行矣